



〈永屏公園〉得獎感言

故事的發生地在古莊公園。阿彬和土龍先生的住宅都靠近古莊公園，兩位先生講述的往事，豐富了小說細節。

我也確實見到長在外面磚牆上的小樹把樹根伸進屋內。浴室的鏡子脫落了，這才露出被鏡子壓成扁平形狀的一叢根鬚。終年處在黑暗中的根鬚全是銀白色，看起來很脆弱，但飽含水分，能把阻擋它們的鏡子推倒。

小說中的公園改了名稱，是因為以前寫過〈古莊公園〉。另一個原因是，2011年春天多次從錦屏路經過。錦屏路，綿長，安靜，令人難忘。

屠佳

浙江慈谿人，

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系畢業，

曾任職香港電臺電視製作中心動畫組、

臺北宏廣卡通公司等。

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

時報文學獎與臺灣文學獎等。



成人組短篇小說·佳作

夕瀑雨

◎陳柏言

而葉子我們大家都有。當人不再長大，葉子會掉落，因為童年已逝。當人有了皺紋，葉子會再長，因為愛已逝。

——荷塔·慕勒《風中綠李》

1

大布巾在我面前緩緩降下，表姑在另一頭，拉持布的一角，將那塊從外曾祖母房間拿出來的棕色印花布細細攤平。彎折膝蓋盤起腿，對坐。赤陽蒸騰，街角凸面鏡的反光打在我的臉上，我眯起眼睛，見她也眯起眼睛。一股老敗氣息從布料的纖維間，浮升而起，她的臉有如浸入水中，扭曲晃動。高溫破壞氣味的鏈構，她的臉好似與許多張臉孔貼疊成一張。

「柏胤，要乖喔。」她熟練地翻動小小的塑膠鍋鏟，一顆更迷你的荷包蛋在紫色的平底鍋中煎著。「馬麻在煮飯。要乖喔。」她綁著兩束馬尾，大粒汗珠沿著她蒼白的脖子滑落。

「好。」我依她說的，兩腿盤坐，腰桿挺直。

她突然伸長了手，那柄紅色的鍋鏟「啪」落在我手背，溫柔而嚴肅地說：「我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了，要說：『是，親愛的馬麻』嗎？」

「是，親愛的馬麻。」



「這才乖嘛，父親很快就回來了。看你，餓了吧？再等一下，飯就煮好囉。」她揮著汗，把一罐調味瓶倒置，在那枚早已熟透的荷包蛋上，撒落一些不知名的粉末。「阿祖說，最近蛋漲價，馬麻省吃儉用買蛋給你吃，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，親愛的馬麻。」

ㄇ字型的三合院，缺口對面是五姑婆住的三合院，佈滿細小蕨類的紅磚矮牆。細窄的巷子穿過兩個缺口，像連通兩個肺葉的氣管。庭埕以前是曬穀場，自從外曾祖父在稻田舉鋤被落雷擊斃，家族便不再種稻，小埕漸漸成為街坊鄰居的晾衣場。外曾祖母還能走動時，偶爾會曬曬菜脯，再將它們塞入玻璃容器，釀造一罐罐鏽黃色的醃漬品。

兩片潔白床單間，我們對坐兩張矮凳，風吹起，白浪鼓動柔軟精的氣味，暖暖旋飛。我感到暈眩，極力克制自己不晃動；而她就像她的那兩束馬尾，身肢和眼神依然不動如山。

「親愛的馬麻，妳也有馬麻嗎？」

「當然有啊。柏胤。馬麻當然也有馬麻啊。」她將鍋子向前一推，荷包蛋在空中翻轉了兩圈又落回鍋中。

「馬麻的馬麻是哪一個？」

「馬麻的馬麻，柏胤也有見過她喔。」

「阿桃嗎？」

「不，阿桃把馬麻的把拔搶走，是壞人。柏胤也不可以喜歡她喔。」

「是，親愛的馬麻。我討厭阿桃。」

「好乖。」她伸出右手，將岔出的髮絲順入耳後；左手則倒扣鍋子，將蛋放進我的七彩小盤。「來，蛋煎好了。你先吃。等把拔回來，我再幫他煎一個。」

那一年我七歲，我的表姑，十歲。

在那個彷彿隨時將降下暴雨的悶熱小鎮，我們揮霍了整個

夏天，重複同一個遊戲，宛如儀式。有些人終究不會回來了。如果突然從背後將我的眼睛蒙上，那股難以描述的焦熟氣味，就會不動聲色地掩覆上來，溺滿鼻腔。

2

刷光的人造木板砌成四面牆，牆上掛著農會送的日曆，每天換一樣水果，換一幅彩色照片，換一句靜思語，還附加一欄宜忌表。桃紅色的細網蚊帳籠罩床墊，我和表姑坐在膨鬆的鴛鴦被上。她坐在我的對面，依舊安靜地跪坐著。我不安地扭轉脖子，看她光白的臉上長出幾個紅腫的痘子，貼上去似的。「馬麻，好熱喔！」我拉著領口，忍不住抱怨。表姑說：「好可憐，馬麻幫你開涼涼喔！」她踮高了腳趾，不夠，還從神廳搬來一張小竹凳，我在下面扶著，讓眼神沿著她細白的腿向上攀爬。「我要踩囉！」她的另一隻腳也移上凳子，床墊陷落，我施力將椅腳向深處固緊，「咯！」冷氣機開啟為 On。

從小我便由祖父母照顧，但到了五月盛產期，他們大清早便赴蓮霧園工作，家中無人，將我轉送外曾祖母家——應該說是，表姑家。外曾祖母去世後，她的臥房變成收納間，堆滿不知從哪裡運來的衣物及老舊電器。其他親戚默契似的，因為各種原因紛紛離鄉；偌大的三合院，只剩表姑一人留居。

小學四年級的表姑，十歲的表姑。我的玩伴，我第一個喜歡的女生，支配這座孤絕城堡的主人。

我總背著一袋鉛筆去表姑家做暑假作業。祖母國小肄業，不識字，遑論為我解題，便要我有不明白的問題，就問表姑。我總趴在神龕桌算數學題目，舉步維艱；供著的媽祖婆慈悲垂目，彷彿憐憫我的駑鈍。表姑則懶洋洋地躺在外曾祖母常躺的籐編搖椅上，嘖嘖嘖嘖，發出細瑣聲響。

「姑姑，這題要怎麼寫啊？」我咬筆晃頭抖腳百思不得其解。她站過來，仔細地指導我（這裡直接背九九乘法表就好、先乘除後加減……），而我仍一知半解，不斷問：「為什麼？」她乾脆將我的筆接過去，頭也不抬：「啊那麼簡單，我也不會解釋啦！我幫你寫就好。」說罷便刷刷地開始作答起來。我改坐到搖椅上，坐墊仍殘留表姑溫度。我轉過身，索然看著表姑養的兩隻小鯊在玻璃缸裡爬行，爭食蘿蔔碎塊；不久，我的暑假作業就完成了。

我羨慕表姑，除了她的聰明，便是她擁有數不盡的玩具。表姑就像哆啦A夢，總能從異次元百寶袋，不斷變出新遊戲。她的Game Boy卡匣有《神奇寶貝金銀版》、《快打旋風》、《魂斗羅》……，三十六合一目不暇給；或者Windows 95新電腦，《仙劍奇俠傳》、《星海爭霸》、《大富翁》，總讓我忽略時間。

耳機裡都是《星海爭霸》，原子彈雷射槍轟隆隆，漫天飛舞的異形黯蔽螢幕。那個蟬聲大噪的午後，我的手指在鍵盤上飛速敲擊，而表姑斜著頭，擺盪搖椅，像在思考什麼。過不久，就能聽見她穩定的，呼出了細細薄薄的鼾音。我關閉音源，靜靜聽著她的呼吸；她濕潤的鼻息充滿房間，彷彿具有肉感的霧氣。直到祖母的鐵牛駛進庭埕，按響喇叭，我才驚覺夕陽已炸滿整個房間。

有次，表姑取來一把美工刀，將兩三張圖畫紙從中裁開，首尾相接，黏成長條狀。「柏胤，我們來玩迷宮遊戲。」紙上繪製了樹枝狀的迷宮，每一個路口都有兩道岔路，而下一個路口，又會遇上兩道岔路。她將紙張捲成一個紙筒，鋪上桌面，「來，你在這裡。」她的手指移動至一個色鉛筆畫成的黃星，「從這裡開始。」

我的手指沿著道路向前，而她握紙的手也跟著後退，紙捲漸次開展。路上有粗略勾勒的森林、河流、石頭，有時還要橫

越溪流山陵。行進過程中，我瞥見我未選的支線已抵盡頭，畫著一頭尾翅開展的鳥，寫著：「恐卻」。再向前，愈來愈多終點出現：「焚木」、「苔封」、「汽娥」、「老琥」、「屋婆」……，我幸運地選到可以繼續下行的路，表姑手中握著的紙捲愈來愈少。終於，她的紙腹按著最後剩餘的路線：「你好厲害，剩下最後一個，好好考慮一下。」

最後的岔路跟先前的路不太一樣，沒有任何妝點。只以黑色簽字筆，寫了兩個字：「天」、「地」。我不加思索，手往上走，選擇了「天」，紙張開展：是「馬麻」；而「地」，則是「把拔」。「我贏了嗎？」我問，表姑不發一語，將那張紙壓扁，投入垃圾桶中。我們再也沒有玩過那個遊戲。

當我喀噠喀噠敲打鍵盤，她除了睡覺、看著魚缸裡的小鯊發呆，最常翻看著幾本厚重，文字又多又密的書。我好奇地問：「妳有那麼多遊戲，怎麼自己都不玩？」

「你玩就好，」她又翻過一頁，「這個比較好看。」

表姑的書櫃放在二樓沒有窗的房間，總掛著一只生鏽的鎖。有次，表姑說她爸爸（她說：「啊？我爸爸就是你的大舅公啦！」）前陣子從大陸返臺，帶她坐自強號上臺北，逛百貨公司買新衣買新鞋。她特別為我挑了幾本歷史故事書，放在二樓，要拿下來給我。我說，我可以上去看看嗎？她說好，但是不要亂動喔。

我跟在她的背後上樓，她以腳尖踮地，靜悄悄，好似《侏儸紀公園》裡的迅猛龍。鎖解，門開，一股潮濕的木質氣味掩鼻而至，牆角結著厚重蛛網。燈亮，旋復暗去，又再次亮起。忽明忽滅的暗黃燈泡，投映著這個四周都被高大書櫃包圍的房間；每一層書架上，都緊密排滿了書本。我走近櫃子，發現每一層櫃子都有秩序地劃分成數種類別；掛牌寫著潦草的英文字，我看不大懂。

「這些都是你大舅公留給我的。」她伸手拂過書背，像馴獸師順著獅子的鬃毛，我竟隱然聽見乾朽的低鳴，「這是他留給我的陪伴。」她隨手抽出一本書，飛快地翻讀：「我之前讀這本的時候，心情好差，一直哭。」她蹲下來，將那藏青色的精裝書皮展示給我。

「《城堡》。」她說，聲音彷彿從離我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，「我覺得，我好像永遠離不開了。」

她左手提著大大寫著百貨公司Logo的紙袋，右手上鎖，下樓。她的腳尖還是踮起，樓梯過窄，紙袋摩擦著牆，刮飛一些碎裂的水泥粉屑。

3

表姑離開後，外曾祖母家才真正荒蕪。

升上國中的那年暑假，表姑向大舅公討了一筆不少的錢。她轉走學籍，找好房子，早已做好離開的準備。我騎著腳踏車，到枋寮火車站為她送行。她孑然一人，左手抱著養鰲的玻璃水缸，右手只拖一箱行李。她說，行李箱中只裝少少的衣物，其他都是書。我沒有問她，「妳要去哪裡？」甚至沒有問，她有沒有帶走《城堡》。戴著一副深色墨鏡，她坐在黑色的行李箱上，看著水缸裡的鰲說：「我再不走，就走不掉了。」

列車進站，我跟在她身後踏上月臺。她一直往前走，高跟鞋扣扣地敲著穩定的節奏。笛鳴，門掩。她沒有揮手和我道別，只在列車移動的剎那，看了我一眼，隨即別過頭。長長的列車朝著巨大燃燒的夕陽，直直開了過去。

我望著遠方臨暗的山，感覺，我的暑假也將結束。

後來我再沒見過表姑，只在家族的婚喪喜慶中，偶聞表姑的消息。她去了臺北。我想起，她曾跟我說過，大舅公和大舅婆在臺北念大學時認識，交往，同居，結婚。然後，生下她。表姑的身分證字號隸屬臺北市，時時刻刻提醒她：妳來自臺北，是臺北的孩子。

她終究回去了，像鮭魚回溯，一場命定的流亡。表姑不僅世襲了大舅婆的美貌，也繼承了大舅婆的不再回來。

她還是去了臺北。長輩們說，表姑交了許多江湖朋友，包括無數個江湖男友。她早已不上課了，白天在泡沫紅茶店打工，下班便投入舞廳夜店遊蕩。有一個長住臺北的姑媽，狗仔隊一般，帶回了她在表姑打工處拍下的近照。長輩們輪番傳閱，無不驚呼。接著是一串泛無的嘆息：「當時是那麽乖的查某囡仔……」、「不應該乎伊去臺北，那麽亂的所在……」

照片傳到我的手上。

吧臺後那名被稱作「宜君」的女子，頂著一頭螢綠長髮，黑色內衣外露，眼神迷濛帶有一絲嘲諷。雙手捧著鋁製的搖杯，擠出一道曖昧不明的乳溝。她開心地咧開黑黝的牙，細紋橫生如酸雨侵蝕；燈光昏昧，將她的膚色染成蠟黃。霎時間，我覺得那女子的五官，竟巧妙浮雕去世多年的外曾祖母的臉。附身還魂嗎？或者，她喬裝成那個岔路遊戲裡的「屋婆」？

我不願意相信。即使她的名字是「楊、宜、君」，也絕對不是表姑。手打顫著，我想及另一個可能：會不會我記憶裡的表姑，竟和他們口中的「楊宜君」不是同一個人？我記憶裡的楊宜君，如果不屬於這個家族，那麼外曾祖母、她口中的阿媽呢？我呢？我無法相信，我的家族座標將因「表姑」的抹除，而永遠失去方向與定位。

族譜從一個點開始蛀蝕。

表姑離開枋寮的那刻。我已為她定格一張照片：眼神憂傷，坐在公園鞦韆上，展開一本厚厚的書，安靜地讀。或者，她細長潔白的腿，跨上紅漆鏽蝕的小地球儀，不停地旋轉，旋轉，抿著嘴微笑著。

即使暴雨轟然落下。

5

十八歲那年離開南方，我也來到臺北。一座經年飄著地形雨的山城。

我的書架，開始堆放卡夫卡的書，我買了三種版本的《城堡》。還有卡繆、屠格涅夫、馬奎斯、托爾斯泰、杜斯妥也夫斯基……。童年二樓的房間已太遙遠，已在時光的磨蝕中，靜靜壞朽；但我確信這些書，必然曾在那個上鎖的房間，經過表姑的手（那雙早慧而早衰的手）一一拂掠而過。

書愈來愈多，我必須另外準備幾個紙箱，將看完的書裝進去；儘可能塞進衣櫃，有些則直接堆放在地。我尤其愛買舊書，常逛二手書店；我愛那老舊氣味粗糙紙感。

猶如早已生鏽塵封的，表姑的書房。

我以為，通過相同的閱讀，可以更靠近表姑一點。我想要揣摩，那個匿藏在我記憶裡的表姑，她如何思考，喜歡什麼樣的男子，或者，她究竟會變成怎麼樣的人。我和表姑位在同一座城市，浸潤同一片氣溫；我想像自己是一面牢不可破的旗，提醒著表姑，確確實實還有人牢牢記得，她試圖拭去的樣子。

那個已然消失的房間。

午後。

我跟隨她規律擺動的肩膀，踏上二樓的階梯。修長的腿。

迅猛龍的腳趾。斑駁碎裂的白牆。鎖已解開，鑰匙安在門上。「啪！」她打亮鏽色的光，像啟動了某個裝置，書櫃上的書本竟紛紛墜落地面，密若雨點。表姑拉著我退出房間，帶上門，房內巨大的轟然聲響依然。表姑輕輕握住我的手，吐出一句我此生都無法理解的句子：「就像城堡……，塌了……。」

我不害怕了。

等再打開門，核爆般所有書櫃都已砸下，無法計數的書本亂疊成山陵，直頂天花板。像面隱形的牆壁，阻隔書本溢出房間，讓我們倖存於破壞之外。赫然，我看見外曾祖母被群書掩埋，只留下一對滿佈血絲的眼睛，無辜地注視著我。她似是躺在那張慣坐的籐椅上，準備睡一場午覺。

「來，這是你的。」表姑像沒看見外曾祖母，沒有看見落得滿地的書，便一把提起落在門邊、裝歷史故事的紙袋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。」燈暗，門鎖，表姑拉著我的手下樓。

我回頭向那房間投了一眼，彷彿還能聽見外曾祖母的心跳聲，穩定而固執地砰咚砰咚，砰咚砰咚。我突然覺得好晒。只是一個閃神，我的腳步已跟隨表姑，遠離那個堆滿時光化石的房間。

6

救護車閃著紅光喔咿喔咿，穿過孔道，駛進外曾祖母家的庭埕。埕上除祖母騎來的打檔鐵牛，另停了五輛黑頭車，廳堂門檻前也堆滿黑皮鞋。鄰居們探出頭來指指點點，比大過年還要熱鬧。幾個沒見過面、叫不出名字的表姑表叔一一現身，他們大多長居北部，有的則從小移民國外，漢字認不得幾個。

大舅公——表姑的父親——滯居大陸無法趕回，排行第二

的祖母又是女輩，便由三舅公抱起插滿鼻管的外曾祖母，放在看似隨時會崩斷的擔架上，由醫護人員抬進臥房（我和表姑昨日才整理好的，曾經是，外曾祖母的臥房）。途中，外曾祖母的右手受到震動，落到擔架外，五舅公一個箭步，將她的手重新擺回肚腹。沒料無名指的金戒鬆脫，噹啷啷啷在地上打旋。

印花鴛鴦被，外曾祖母的床，浮動著一股揮之不去的醃漬氣味。祖母掛起桃紅細網蚊帳，三舅公將軟若無骨的外曾祖母放上床。骨盆先至，而後是腳，再來是後腦勺；怕撞折了她，彷彿保護一只陶瓷嬰孩。「來，叫阿媽！」「叫阿媽嘍牽掛，好好啟程！」在美國開精神科診所的五舅公一吆喝，那些面生的孫子孫女便圍過去，如扳動開關的機械玩具，此起彼落：「阿媽，請您好好地去……」

外曾祖母的眼瞼垂落，再也張不開了。「阿媽阿媽阿媽……」聲音在牆壁間來回疊加、震盪，猶如一場荒腔走板的大合唱。我突然好想哭，卻只能在心底跟著喊：「阿祖，請您好好地去……」忽然，外曾祖母從被子裡緩緩伸出右手（她的指環已套回去了），彈出歪折的食指。所有人都安靜下來，彷彿等待最後一個高音。

「阿君ㄟ……。」她微弱地喚了一句，卻已費盡力氣，像從很遠很遠的地方，對著這裡吶喊，「阿君、敢有置這……？」

表姑本像個局外人，站得遠遠地，聽見外曾祖母的呼喚，才走了過去。外曾祖母皺褶滿佈的脖子右斜，眼瞼緊閉。表姑蹲下，俯在外曾祖母的左耳邊，輕輕嘆息：「阿媽，我攏知影。」表姑的眼底閃爍，分不清是希望或者悲傷，「我一定會離開這。」

外曾祖母才鬆了一口氣說：「好、好……。」話聲剛落，她的身體即似解開綿繩的木偶，軟癱下去。

表姑抹了抹臉，拉著我離開哭號的眾人，頭也不回跑上二

樓房間。噠噠噠噠、噠噠噠噠，表姑的肩膀失去以往的秩序，我跟著她的背影，也化入那波不規則的顫動。外曾祖母是這棟樓厝永恆的駐居者：外曾祖母在，三合院在，表姑在。表姑是外曾祖母最後的見證者，猶如這棟被遺落的樓厝，見證著外曾祖母的病與死。最後那段日子，外曾祖母失去意識，被送入枋寮榮總；外曾祖母躺在病床上等待，陪伴外曾祖母的表姑，也在等待。

等待離開。她們同這座三合院，都是被遺落的名字。一欄無人填寫的地址，一座城堡的影子，一場渺然的暴雨。

表姑拉出鑰匙，我來不及叫喊，鎖已解，門已開。一股大風朝我捲來，我眯起雙眼。光被切成一格一格，像夢中的燈塔，像記憶裡第一次肉眼逼視太陽。

或許待我再睜開眼，便會看見：書房裡還靜靜地，躺著一個已然遠行的人。

7

表姑結婚那年，我二十二，她二十五。表姑不顧家人反對，和小她六歲的男子（甚至比我還小），在地方法院公證結婚。

法院漫長的迴廊，像長久冰封的墳陵，每一個戒備的法警都是一碰即碎的秦俑。轉入其中一間墓室，乾冷的日光燈鋪滿階臺。法官頓了一聲，問：「楊宜君，妳是否願意作潘譽文一生一世的妻子？」肚腹微微隆起的表姑，立即站起來大聲答覆：「我願意！」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……，回聲久久不絕，一旁等待證婚的其他新人，各自對望，有的翻起白眼，有的笑。坐在空蕩蕩的親人席，我仍大力鼓掌。新郎是屏東潮州人，家裡養鴨的。典禮後我們在廁所遇見，他說，今年冬天

特別冷，他們家的鴨子多被冰雹砸死，損失慘重。

宴席延宕至隔年九月，仍等不到舅公出現。秋颱初過，我開車載父母前往一家位在高雄港邊的海鮮餐廳，表姑的午宴在那裡舉辦。不遠處貨櫃升降，粗糙的海風在我臉上刮磨。我穿上西裝，照網路教的，繫了個紅色領結，捧一大束鮮花。我跟在父母身後，由侍者帶領，穿過綁滿粉紅氣球的愛心門，走進裝潢氣派的婚禮會場。

散坐著的多是我不認識的人，大概是男方的親友吧？還是我未曾謀面、叫不出名字的親人？這該是一場不被祝福的婚姻，為什麼這些賓客們看起來那麼歡喜？他們隔著餐桌，大聲喊話，有的則打開自己帶來的酒，偶爾夾雜幾句似是而非的外語，像在密謀一趟異國旅行。侍者與父母悄聲交談後，便領著我們快步地穿越人群。

婚宴會場角落，卡拉OK舞臺的正後方，隱藏一道暗門。侍者輕輕推開，「請進，」說完便回過身，離開，一條狹窄而明亮的走廊已在我們眼前伸展。地面鋪著老舊紅毯，牆上掛滿蠟燭狀燈泡，大幅紅絹祝賀掛軸。我們不發一語走著，母親的高跟鞋在地面磕出叩叩叩的回音，也被索然放大。那是一道環繞婚宴會場而建的走廊，仍能聽得見外頭傳進來的，像被大垃圾袋悶窒住的喧嘩。

萬花筒的盡頭，就是新娘房。新娘的名字，以鋪張的金色字體寫著：「楊宜君」。母向前，敲了敲門，房內傳出：「請進。」我尚無法確定那是否為表姑的聲音，門已開啟。

柔黃燈光籠罩，無數禮盒、禮品堆滿房間，將那名坐在大面梳妝鏡前，一襲純白婚紗的女子重重包圍（這些禮物都是男方那裡送來的嗎？）。鏡面反射，我迅速瞥了「那女子」一眼，她的皮膚白皙光滑，唇色紅潤，與先前看到的駭人照片大不相同。「大概真的搞錯了吧？」我鬆一口氣。

「宜君，恭喜你喔。」母走過去，將「宜君」的白色蕾絲的手套舉起。我立刻看見她的左手無名指節上，已環了一個金戒，那是外曾祖母的金戒，環在同樣的位置。

「這個是我和妳表哥去金店刻的，不是什麼多好的東西，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。」母將刻著「緣定今生」的金鍊子從紅絨盒子取出，解開細小的鍊釦，掛在「宜君」的腕上。

「阿嫂，不會啦，妳太客氣了。你們來我就很高興了。」那是表姑的嗓音。那確實是令我懷念的，表姑的嗓音，「哥，你工作那麼忙，怎有時間來看我？」

「妹妹結婚，哪有哥哥不出席的道理？」母笑著說，總是站在母身後的父，也微笑點頭。

「對了，那位是柏楷嗎？」

「這個是柏胤。柏楷是妳五叔叔的大兒子。」母代我回答，我趁勢點了點頭，將手中的捧花放下。

「柏胤啊……，」表姑陷入沉思。

「就是你們玩扮家家酒時，當妳兒子的那個柏胤啊。」母補充道。

大約過了二十秒之久（表姑的腦海裡已翻閱多少日曆本？），她才喊出聲來：「啊，我想起來了！是以前常常來阿媽家玩的柏胤嗎？」

「對啊，你們那個時候很要好呢。柏胤還說，以後要娶姑姑當老婆啊。哈哈哈哈，從小就那麼浪漫，難怪現在念文學。」

「喔，柏胤，對不起，」表姑略帶歉意地傾了傾身，「原來已經那麼大，我都認不出來了。」

「就是啊，時間過得好快。」

「對了，柏胤，你讀過卡夫卡的《城堡》嗎？」表姑突然轉頭，在梳妝鏡中與我對目。

「我沒有看過耶，」我看著她手指上的金戒指，說了謊，

「也沒有聽過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，沒關係，只是問一下。」她再次做出歉疚的表情，甚至帶著一點追憶童年錯事的語調，「我小時候，看那本書還哭了。唉，現在想起來，根本沒有什麼好哭的，我真幼稚。」

「那妳記得妳和我玩的遊戲嗎？就是那個岔路遊戲，我後來才知道妳寫錯字耶，妳把巫婆寫成『屋婆』，房屋的屋……」我一面說，手一面做出滾捲紙的動作，「妳故意的吧？」

「有嗎……？」表姑很快便說：「我不記得了耶。」

「那二樓堆滿書的房間呢？」

「二樓的房間嗎？我想想……那裡是不是都掛著一個鎖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哦，那裡只放雜物啊，沒有幾本書。你的阿祖去世後，我便把她房間裡的衣服和一些有的沒的，都堆到那個房間去了。我記得，那個房間平常都上鎖，除了我以外，應該沒人上去過啊。」

「是喔……，那可能是我記錯了吧。」表姑誠懇的，讓我覺得自己是不是錯接了什麼東西。

「常常都是這樣的。不是我們忘記了，只是還沒有想起來，」表姑笑著說：「更悲傷的是，有時我們總比別人多記得一些東西。」

我們走出婚宴會場時，夕陽已埋進海的背面，港邊炸落暴雨。

閃電像亮銀色的根，直直種入海的土壤。「西北雨，」平常少話的父親突然開口。是啊，夕暴雨，夕照下猛如瀑布的雨。我壓低身子，將傘舉高護住父親，我才發現我已比父親高出一個頭了。傘內的我們又復寧靜，穿越水窪。

而我們的鞋，已踏出無數道疲乏的金黃海浪。

外曾祖母去世的前一天，表姑領著我穿過重重甘蔗田，來到一座廟。那廟不算大，除正殿外，只另供兩尊神明；不過仔細一看，龍柱、屋簷、大門、爐頂的雕鏤無不講究。廟前廣場，栽植數株繫綁黃紅符帶的大榕樹，它們的氣根、樹枝、樹葉相互盤繞交疊，罩住廟的庭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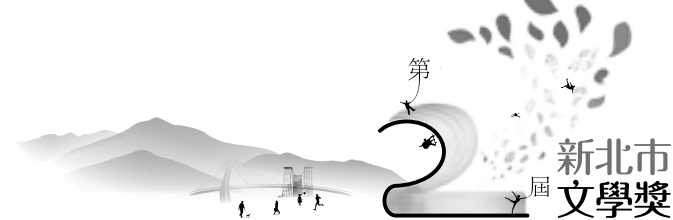
陽光篩成溫暖星點，膚上汗沫蒸散如霧。表姑領著我，繞過籐椅上午睡的白髮廟婆，和一個插滿殘香的大爐，快步踏上階梯。她說：「正門是給神走的。」我們跨過門檻，從側門進。

表姑打開皮包，拉出兩張百元鈔票投入功德箱，隨後取了兩組香金，上面各綁一包菜脯餅。表姑遞給我一束香，牽我走近紅漆斑駁的葫蘆，轉動開關，「喀噠」一聲火光閃動，香煙縈迴向上。我們走向主神的供臺（為防宵小，神像都搬進了鐵杆牢籠），紅軟蒲團綻出發糕一般的黃綿；表姑跪落，我也跟著跪落。仰頭一看，巨大的黑面女神慈悲垂目，竟有一絲表姑神韻。

「契母，我是……。」表姑報畢姓名和八字，便開始呢喃，一首似有押韻的禱詩。

表姑初生時，即被隔壁龍山村，號稱「神準仙」的早餐店老闆告誡，表姑的命盤凶惡，剋父又剋母，將目睹楊家從興盛走向衰落。嚇得外曾祖母趕緊詢問化解方法，老闆面露難色，直喊「天機不可洩漏」。待外曾祖母將大疊鈔票堆上三明治的檯子，老闆才煞有其事地舉起狼毫筆，在日曆紙上力透紙背，寫下四個大字：「認神作母」。

叩頭，插香，燒金。表姑熟練操演，髮絲撥到耳後，露出潔淨的臉，總讓我想起三合院裡高掛的大舅婆照片。祖母家的蓮霧盛產那年，表姑出世，大舅婆難產死去；表姑是大舅婆第一個女兒，也是最後一個。表姑從沒見過大舅婆的臉，卻似仿



擬著那幀照片，面貌、身形愈來愈像大舅婆。然「剋父剋母」的預言鰥在表姑額上，如啞啞的烙刑。大舅公請來高人擺陣伏經，懸上八卦鏡桃木劍，對抗眼睛初濛亮的幼女；廳堂床席灑滿符水，牆壁四周貼滿符咒不夠心安，乾脆遠避中國，另組家庭落地生根。

表姑掌中滿是持香留下的紅印，她持筊在香爐上迴了一遍；而後跪落，擲筊。是個哭筊。表姑收回，默唸一段話，擲出，又是哭筊……。表姑拾回，默禱，拾回，默禱。

我頓時有個錯覺，彷彿這就是表姑的一生了。

我跟在表姑的身後，穿越那一大片甘蔗田之海。衣褲仍黏附金紙灰燼，像放風箏，我們逆著風便拖曳起整座廟宇，在夕陽裡奔跑起來。她的腳步更快了，跳水溝，翻磚牆，像趕一齣即將開演的戲。

當我們氣喘吁吁地站在外曾祖母的籐編搖椅前，金色的夕陽已將她鍍成另一尊神。外曾祖母睡得好沉好沉，肚子安穩起伏著；表姑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我們都捨不得將外曾祖母吵醒。她在裂開的牆上遮翳了一個人型的陰影，我想，那裡終有一日，會降下綿長的雨，長出深色青苔，將這座三合院侵蝕殆盡。

〈夕瀑雨〉得獎感言

〈夕瀑雨〉寫於去年夏天。給童年的表姑，給阿祖。給總是來不及躲避的夕瀑雨。

陳柏言

1991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

現居臺北木柵，

政大中文系三年級。

「輕痰讀書會」一員，寫小說。

有部落格：「陳柏言：

文學，以及充滿結局的生活」。



成人組短篇小說



195